

第一章

五年前，京城第一青樓一萬雪飄香

幾名身材高大的士兵拖著一名衣著單薄，身材瘦弱的少年走出來。

少年面容秀氣，化著淡淡的妝，此時淚流滿面，早已將那漂亮的妝給抹得一塌糊塗。

「饒命啊！大人！求求你，我還不想死……不想啊！」

士兵將少年架到一位紫衣官員面前，那官員緩緩轉過身來，用一雙狹長的眸子打量著面前清秀可人的少年。

「你就是樂青兒？」

冷冷的腔調，不帶一絲感情，樂青兒一抬頭，雙瞳睜大了些許。

面前這位官員長相俊美，身材高，腰身纖細，膚色雪白，但眼角卻帶著一股冷冽之氣。

這一眼，讓樂青兒明白了許多。他就是……那個人？當朝太傅，傅子清？

「本官在問你話，你可是樂青兒！」傅子清見樂青兒呆呆的看著自己，不免皺了皺眉。

他身邊的士兵們立即架起了樂青兒的雙臂，狠狠罵道：「你這賤民，太傅大人在問你話！」

「小人……便是樂青兒……大人，青兒是無辜的，大人，求你饒了青兒……」樂青兒身子顫抖著，惶恐的看著傅子清。

他看見傅子清身後，一名宦官手裡捧著酒杯，想也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……

「你可知自己犯了什麼罪？一名青樓小倌，竟敢迷惑當今聖上，令聖上不思朝政！我朝豈能斷送在你這妖孽手裡？今日本官奉命前來，便要取你性命，免得讓你繼續迷惑陛下、為禍社稷！」傅子清聲色俱厲，但他表面上橫眉豎目，對面前這柔弱的少年，實則有些不忍心。

其實，有罪的並不只這樂青兒，也該怪自己這太傅失職，沒有教導好年輕的帝王，才使皇上貪戀風塵男色，樂青兒反而成了自己的代罪羔羊……

「青兒無辜！太傅大人！」樂青兒使勁掙扎，跪在了傅子清腳邊，痛哭著乞求道：

「太傅大人饒命啊！青兒不想死！」

傅子清一愣，心中湧起一股罪惡感。

眼見他怔住，樂青兒更抱住他的腿求饒，就像抓住最後的救命稻草一樣，「太傅大人，青兒真的無辜……青兒怎敢迷惑帝王？若當初青兒知道他的身份，斷不敢輕易靠近啊，太傅大人……」

「太傅大人，時間不多了，太后那兒還等著咱們回話呢……」見他被樂青兒纏住，身後的宦官上前來，低聲提醒。

傅子清嘆了口氣，一把拉開樂青兒，冷冷的說道：「雖然罪不在你，但你始終會阻礙陛下，不可不除……將這杯毒酒喝下，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事情儘管說，本官為你辦妥！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」樂青兒掙扎了起來，驚惶失措的看著士兵們將毒酒端到他面

前，抵在他唇邊。

他的雙手被箝制住，另一人上前卡住他的下巴，逼他張嘴。

「不……太傅大人！饒命……不要！我不過是……」話未說完，那毒酒已經灌入口中，逼得他再也說不出話來……

當晚，帝宮裡，傳來「砰」一聲巨響。

年輕的帝王猛地從椅上站了起來，雙手發顫，地上滿是破碎的瓷器碎片。

「此言當真？」慕無淵臉色蒼白，聲音瘡。

他身旁跪著的暗衛立即低下頭去，肯定的回答，「回陛下，千真萬確……太后一早就傳了太傅大人前去，之後太傅大人就帶著人出宮，直奔萬雪飄香……」

「來人！把太傅給朕叫來！」慕無淵大聲喝道，門外的宦官迅速領命而去。

聽得門外腳步聲漸漸遠去，慕無淵無力的坐在木椅上，身心俱疲。他不懂，那個人為什麼要這麼做。

在慕無淵獨自沉思之際，傅子清也被帶到他的面前。

只見他一臉冷漠嚴肅，根本看不出任何愧疚，好像不曾做過什麼狠毒的事情。

「太傅，為什麼殺他！朕有下令讓你殺他嗎？」突然上前拽住傅子清的衣領，慕無淵的怒火在雙眼裡激烈燃燒。

傅子清低下頭，不慌不忙的回答，「陛下，樂青兒不過是青樓小倌，更何況他是一個男子，微臣不能眼看陛下走入歧途……」

「好一位忠心耿耿的太傅大人啊！」慕無淵冷笑，咬著下唇，恨恨的譏諷，「莫非只許你太傅大人娶妻生子、逍遙快活，就不許朕看中什麼人？」

「陛下！」傅子清抬起頭來，看著面前這位高大的年輕帝王。他怎麼會這麼比較，竟然拿自己娶妻，與他青樓尋歡相比！

「這不可相提並論，若陛下迎娶皇妃，臣自當不敢多加阻攔，但那樂青兒……陛下，樂青兒此等青樓倌伶，身份卑下，不足匹配陛下，臣所做之事完全是為了陛下著想，望陛下……早日將這件事淡忘，如果要罰，臣願意擔當所有罪責！」

一邊說著，傅子清一邊撩起衣襪，跪在慕無淵面前，「請陛下降罪！」

「你是仗著太后給你撐腰才這麼目中無人嗎？你眼裡還有沒有朕的存在！」慕無淵大聲喝道，雙手因為氣憤而緊緊捏成了拳。

自小，但凡有事，他第一個就是找太傅相商，因為傅子清不但是自己的良師，更是益友，自己大部份記憶裡都有他相伴。

他對傅子清的依賴，甚至超過了對母后的依賴，漸漸的，他的眼中已經容不下他人，等他明白過來的時候，又發現這種感情根本得不到對方的回應。

無論他如何向對方示好，賞賜、施恩……傅子清毫無反應，只是一味的將他當做年幼的孩子，以及高高在上的君主。

甚至，他像是故意無視自己的心意似地，在他還沒有來得及表露心意之際，迎娶了一名女子為妻！

慕無淵至今還記得在傅子清洞房之夜時，自己有多麼痛苦，為了忘記那個人，他

有很長時間都流連於風月之地，就在那時候，他遇見了樂青兒——一個長相與傅子清有幾分相似的少年。

在青兒的陪伴下，他漸漸忘卻了痛苦，或者說，他將痛封印在心底，而現在，那人卻親手殺死了對自己而言猶如救命湯藥般的樂青兒，狠狠揭開了他的傷疤、撕開他的傷口。

他難道就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痛嗎？他就這麼狠心，非要如此折磨自己？

傅子清沉默了片刻，抬起頭，冷靜的看著面前火冒三丈的帝王，「陛下，微臣對陛下一片忠心，今日之事，微臣並不後悔！」

「好你個傅子清！你以為朕不敢對你用刑嗎？就算你是帝師，你是太師，等朕親政之後，也照樣可以廢了你，讓你如同奴僕一樣活著！你最好不要忘記！」慕無淵氣得狠狠踢開傅子清，一甩袖子，衝出了御書房。

那一刻，屋外下了很大的雨，天灰濛濛的一片，時不時伴著電閃雷鳴。

那一天，年輕的帝王衝出了皇宮，許久未歸，跟隨其後的禁衛們之後通報說，陛下去了青樓，卻連樂青兒的屍體都沒能見到，只能折回，又喝了個酩酊大醉，痛哭流涕……

那一夜，怕是將皇上這一輩子所有淚都流光了，所以今日，才會成就其如此冷酷的性格。

五年的時間一晃而過，留下的回憶也只剩破碎的點點星星，如今跪在慕無淵案前的傅子清仰著頭，細細端詳著當年曾用情至深的帝王。

御書房內，一片寂靜……

五年後的他依舊是深受太后信任與寵愛的當朝重臣，官拜太師，位居三師之首，身兼數職，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。

然而，五年後的慕無淵卻已經不是當年那位會為了知己傷心落淚，徹夜酗酒的年輕人。

自從不久前皇帝親政以來，他變得越來越成熟，也越來越深沉，傅子清已經無法從他的表情看出他的想法，只能跪在龍椅下仰望著，看著皇帝面無表情的臉。

直到雙腿在冰冷的地面上跪得發麻，瘦弱的身子忍不住微微顫抖，龍椅上的那人方才鬆了口，道了聲，「賜坐。」

一旁的宦官急忙上前來放置好板凳，攏扶起因為跪得麻木而動作稍顯遲緩的太師大人。

傅子清有些艱難的坐到椅上，低嘆一聲，正欲開口，慕無淵卻搶先發了話。

「太師此來，若是為了柳書湘之事，便不必多說了。」

「陛下！」傅子清捏緊了雙拳，臉色發白。

督察院柳書湘與他是多年知己，為人剛正不阿，性子剛烈。

今日在朝堂之上，書湘參了一向深得皇上信任的夏靖宇一本，指其公然受賄，並列舉出不少罪證。

然而，書湘一人如何敵得過滿朝文武之口？朝中多少官吏，皆暗中與夏靖宇有勾結，若真的治了夏靖宇的罪，只怕牽連甚廣。

那些人怕受連累，便在金鑾殿上反指柳書湘誣蔑朝廷重臣，若不是自己挺身力保，還不知那可憐的清官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。

而慕無淵的態度更讓傅子清不解。

皇上當下喝令侍衛，將柳書湘和夏靖宇兩人都押入天牢，讓一朝文武都傻了眼，不知道該幫哪一邊才是。

他此時前來觀見皇上，便是求他能將書湘所奏之事細細查明，嚴懲貪官，還行事正直的書湘一個公道。

可是，皇上卻一口否決了他的請求，甚至連話都不願意聽他說完……

難道當年他所做之事，真讓皇上痛恨自己到了這個份上？兩人之間的嫌隙變得越來越大，已經無法修補了嗎？

他多麼懷念，那個曾經趴伏在自己膝蓋上酣睡的孩子……

「此事朕自有打算，太師毋需操心。」慕無淵皮笑肉不笑，將手裡那一疊厚厚的參本丟在了地上，「若光憑這麼點證據就要殺朕的大臣，也未免太兒戲。」

「陛下，縱使證據不足，也該三審定奪，柳大人一片忠心，陛下不要辜負了他的苦心才是！」傅子清拾起地上的證據，苦苦勸道。

「那好，朕就讓刑部來審理此案，太師意下如何？」慕無淵笑著問道，也得到了預期中的回應。

「萬萬不可！」傅子清吃驚不已。在今日早朝上便看得出來，刑部分明已和夏靖宇有所勾結，若是讓他們來審理此案，只怕不出一個月，書湘就會被這群奸臣聯合害死。

「陛下，依臣之見，不如由臣來審理此案，臣定當竭盡所能，將此案審查清楚！」傅子清從椅子上站起，跪了下去，頭壓得很低，語氣懇切。

只是低下頭的他，看不見龍椅上坐著的人的臉上，閃過了一絲陰沉。

「呵呵，傅太師這話好沒道理！」慕無淵側身而坐，一手托著下巴，冷眼看著他道：「太師特意來此為柳御史說情，朕也可以認為你們兩人關係親密，難道你就不會偏袒柳書湘嗎？誰又知道太師會不會又像當年逼死樂青兒一樣，打算將朕的左膀右臂斬除乾淨呢？」

「陛下！」傅子清抬頭驚呼。慕無淵的這一席話，就像是一根尖銳的針，深深刺入他心底。

果然，皇上還是在記恨自己……可是自己所做之事，不全是為了他嗎？

「陛下……一直都在懷恨微臣當年所做之事嗎？」想到這裡，傅子清不覺雙眼濕潤，幾乎要落淚。

自己一片忠心竟換來這樣的對待，他的心怎能不痛。

「怎麼會？若是朕恨你，便會讓你為此付出代價，受盡屈辱折磨，讓你嚙嚙當年青兒和朕所嚙到的痛苦……」慕無淵一邊冷笑著，一邊抬起頭，但當他看見傅子清臉上顯露出的傷心和絕望之時，又立即閉上了嘴。

呼吸，在這一刻屏住了……

面前之人傷心絕望的模樣他永遠都忘不了，上一次見到，是傅子清痛失愛妻，在

墳頭痛哭之時。

那時候的自己並未出聲，只是站在遠處靜靜守望著。

無法上前去擁抱他……

因為那個時候，兩人的關係已經變僵，不再如從前那般親密。

「如果朕真的恨太師，此時太師還能站在這裡，和朕用這般語氣說話嗎？」慕無淵立即換了個輕鬆的語調笑道，不動聲色的將自己真正的心意掩蓋起來，不讓傅子清有所察覺。

「是……」傅子清低頭嘆了一聲，眉頭漸漸舒展開來。

的確試如皇上所言，如果他還在恨自己，也許自己早就死幾百次了吧？

「不過柳大人身體虛弱，長時間在牢房之中，怕會……」趁著慕無淵心情不錯，傅子清立即替好友求情，不料這麼一句懇求，卻又讓龍顏拉下。

「太師可是沒聽懂朕的意思？這件事，朕自有決議！」

傅子清怔了怔，思索了一番，又起身一拜，「既然陛下已有聖斷……微臣不再多言，微臣告退……」

「去吧！」慕無淵正鬆了口氣，暗忖終於將這麻煩的傢伙送走之時，傅子清卻忽然又開了口。

「微臣還有一事！」

「……」慕無淵抿了抿嘴，盯著傅子清兩片薄唇，不知道這張嘴裡，又要吐出什麼大道理來。

「微臣近日不慎感染風寒，身體不適，請陛下開恩，容微臣告假調養幾日……」傅子清冷靜的道來，雙眼直直的看著慕無淵，無半點畏懼。

好你個傅子清！慕無淵捏緊了拳頭，心裡暗罵。

說生病是假，其實是藉故不上早朝，以表明他要和自己對立的態度，想要藉此逼自己放過柳書湘，懲治夏靖宇。

怎麼可能讓他如願的要脅自己呢？他以為自己還是過去那個任人擺佈的孩童嗎？

「既然太師身體不適，那可要好好休息，若是少了太師這位國之棟樑，朝廷還不知道會鬧成什麼樣呢！」慕無淵似笑非笑，輕聲說道，看著傅子清離去時難看的臉色。

他並不畏懼傅子清的權勢，像他這樣的忠臣，就算手裡真握有半片江山，也只會老老實實的替自己守著。

但也正是他這樣的忠臣，才會這般清高倔強！再加上他深受太后器重，大權在握，清高傲慢，在朝多年卻依舊不識人心，全然不知朝中有多少狡猾的奸臣，將他當做擋箭牌。

自己每次想大展身手給朝廷來個大換血，都屢屢被他壓制，這時候讓他回府調養，正給自己一口氣剷除那群害蟲的機會了！

他本就在尋思找個機會讓這人遠離朝廷，傅子清此舉正中他下懷，而且，也可以趁機磨磨對方的脾氣……

慕無淵坐在桌前思量了許久，最後長嘆一聲，起身出門，「擺駕，去天牢。」

此時，在天牢最深的牢房中，關押著被慕無淵當做心腹的夏靖宇，他和柳書湘的牢房相隔很遠。

即便如此，在這深邃的通道中，他也能清楚的辨認出對方的咳嗽。

隨著那咳嗽逐漸頻繁，夏靖宇的臉色也凝重不少，眉頭緊鎖著，目光朝牢房外飄去。

沒過多久，那咳嗽漸漸被一陣腳步聲掩蓋，來者讓夏靖宇不得不暫時轉移視線。

「罪臣叩見陛下……」

「起來吧！」慕無淵一身便衣打扮，伸手將地上的臣子拉起，又朝跟隨自己而來的侍衛們遞去一記眼神。

眾人會意，立即撤離，片刻之間，夏靖宇的牢房附近便不留一人。

「靖宇，受委屈了。」慕無淵笑道，伸手拍了拍夏靖宇的肩膀。

夏靖宇苦笑，「一切都是為了皇上！這點苦比起臣過去所經歷的，又算得了什麼？

昔日若非吾皇相救……」

「好了，過去的事情暫且不提！」慕無淵打斷了他的話，神色凝重的問：「朕問你，柳書湘所奏，確有其事嗎？」

夏靖宇默默的點了點頭，壓低了聲音，「陛下，名單臣已經全數記下，一個也逃不掉！」

「呵呵，不愧是朕的能臣啊，只可惜柳大人似乎對你有些誤會……」慕無淵譏笑，雙眼看向牢房外，那深邃黑暗的走道。

「陛下，臣有一不情之請！望陛下成全！」夏靖宇趁機跪下，央道：「求陛下先放過柳大人！」

慕無淵一愣，隨後深深吸了口冷氣，「靖宇，你可知自己在說什麼？柳書湘雖然不是奸臣，但有他和太師在，必會攬了朕的局！朕可是故意將他扣留於此……」

「臣知道！臣明白陛下的用意，但是……」夏靖宇抬起頭，雙眼流露出堅毅的光芒，絲毫不肯讓步，「陛下，可忘記了當初與臣所做的約定？」

身體微微一震，慕無淵沉默著凝視面前這名心腹許久，最後也不得不妥協，嘆了口氣，「朕記得！朕知道該怎麼做，你放心吧！」

在這次佈局之前，君臣兩人早有協議，夏靖宇助他掃清朝中汙吏，而慕無淵則許他得到一個人……而那個人，現在就被押在這牢房之中。

第二章

城東太師府，此時滿園碧綠春色，清池中波光粼粼，翠竹上冒出嬌嫩新芽，風光無限。

傅子清命人搬了張太師椅，坐在院落中，一邊品著侍女剛奉上的香茗，一邊督促在自己面前練字的幼子。

七、八歲大的傅西寧趴在桌上一筆一劃的摹臨著筆帖，機靈的雙眼卻不安份的四處亂瞟，所以很快就發覺到來客，「爹，辰王叔叔來了！」

傅子清睜開了微閉的雙眼，站起身來，就見管家正領著一名白衣男子入了院來。來者身材頗長，氣色紅潤，烏黑的長髮盡披落頸側，讓他增添了不少柔和，乍看之下有種雌雄莫辨之感。

「辰王叔叔！」傅西寧笑逐顏開，立即丟下手中的毛筆，奔向了慕奉辰，彷彿見到了救星。

「微臣見過辰王殿下！」傅子清也跟著迎上去，正要行禮，卻被慕奉辰一手拉起。

「太師，你這麼見外，奉辰可要生氣的啊！」慕奉辰笑道，又伸手摸了摸抱住他大腿的小不點，「小不點，不是教過你多少次了？喊我哥哥！我還不想這麼快就被你喊老了！」

「可是爹說他也不想這麼快變成老頭子……我要是喊您哥哥了，爹豈不是比辰王叔叔還高一輩？」傅西寧眨著眼睛，調皮的看向傅子清，弄得傅子清一陣尷尬，只得咳了兩聲，將兒子拉回自己身邊。

「繼續寫你的字，爹和辰王殿下有事要說！」

傅西寧滿心不情願，但見爹冷下臉來，只得依依不捨的鬆開慕奉辰，噘著小嘴回到石桌前執筆亂描起來。

打發走幼子，傅子清這才恢復了臉色，領著慕奉辰走到院子最僻靜的角落。

「太師，你真的病了嗎？別嚇奉辰啊！」慕奉辰見傅子清面色紅潤，一點病態也沒有，便故意取笑。

傅子清臉上微微一紅，隨即將手放在了唇邊，咳了兩聲，「微臣不慎感染風寒，所幸病情不重，相信過兩日便會痊癒，有勞殿下擔心了！」

「可不只奉辰，母后也很為太師擔心，怕太師平日太過操勞……」慕奉辰上下打量了傅子清一番，又道：「不過嘛，我看太師生病是假，心病是真吧？」

「……」傅子清聞言低下了頭。他原本就不是擅長說謊的人，這次故意裝病，也的確和慕無淵遲遲不肯放過柳書湘有關。

「太師是想與陛下鬥氣嗎？」慕奉辰問道，見傅子清身子輕顫了一下，才又繼續說下去，「太師可有想過，陛下豈是那種是非不分的人？」

「縱容臣子肆意妄為，便已失明君之道，我身為一朝太師，不能勸服聖上遠小人

親賢臣，便是罪大惡極！這次如果不能拉陛下回頭，這太師之位，不要也罷！」

傅子清冷冷的說道，眼中透著一股倔強，讓慕奉辰萬分無奈。

「太師，奉辰知道無法勸服你，只想給太師一句忠告！」慕奉辰無奈之下，只得重重嘆道：「太師認為對陛下有利的，卻常常未必是他所需要的啊！陛下早已成年，有自己的主張，不再像孩提時事事都要長輩操心！這一次，只勸太師你站在陛下身邊，什麼都不要做……奉辰不希望看見你們兩人為此反目……」

見傅子清疑惑的望著自己，一臉無法理解的表情，慕奉辰苦笑了一下。

他自幼便和皇兄一起跟著傅子清學習四書五經，聽他說聖賢明德的大道理，也很清楚太師的脾氣，倔強得九頭牛都拉不回來！

「罷了，不說了。太師好自為之，不要和陛下頂撞就是！另外，小心行事……」說完這些後，慕奉辰便行禮告辭，等那白衣身影消失在院中，傅子清依舊呆呆的

看著院門。

辰王最後的話是什麼意思？自己要小心什麼？難道皇上會藉此機會來報復自己？

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……」石桌上，年幼的孩子一邊摹擬著，一邊搖頭晃腦的唸唸有詞。

傅子清漸漸捏緊了拳頭，唇色微微發白。

與此同時，慕無淵來到太后寢宮問安。

太后命人搬了椅子，又上了茶點，細心問了些慕無淵的近況後，便直接進入主題。

「陛下最近可是在為夏靖宇一案而苦惱？」太后柔聲問，一面擔心的看著自己的兒子，「聽說太師病了？是因為此案嗎？」

「母后，太師正因『此案』病倒，連朝也不上了，在家好生休養！」慕無淵笑道，表情中卻透露著一絲無奈。

「這些事，哀家也略有耳聞，太師向來與柳大人交好，以他那種性格，自然不會袖手旁觀……他也是個牛脾氣，你又不是不瞭解他！但他對皇室忠心一片，為人謹慎謙虛，是個難得的人才！當年你父皇就是欣賞他這直性子，敢做敢為，又才華橫溢，才提拔他做你們的太傅，師徒一場，皇上何不就讓太師一次呢？」拍著兒子的手背，太后勸道。

「母后，兒子並未為難太師啊！太師說要養病，兒子不是允許他告假了嗎？沒有治他的欺君之罪，也算兒子開恩了！」

慕無淵說這話的時候，帶著點氣惱，做母親的立即就聽出來，於是又笑道：「看你這心胸，就容不下一個傅太師嗎？或許太師真的是身體不適，皇上何不趁此機會前去探視，拉近你們君臣之間的關係？」

「母后的意思是……」慕無淵看向她，心裡知道自己這看似溫和的母親，實際上比誰都精明，也比誰都冷酷無情，所以當年才能從後宮佳麗中脫穎而出，奪得后位。

「最近宮裡謠傳你與太師失和，哀家要你去太師府，一來堵住眾人之口，二來嘛，若是你去了太師家裡，他又怎好意思繼續推託不上朝？豈不一石二鳥？」

聽太后笑著說完，慕無淵沒有任何表情，淡淡的應了一聲，「兒子明白……」

他真的明白，母后此舉不過是想讓自己承認錯了，給太師一點顏面，放過柳書湘。柳書湘固然要放，但不能因此而壞了他的大計。

眼下，他的朝廷正被一群操弄權術的貪官污吏佔據著，他們之中也有不少人與傅子清關係密切，在太師面前裝成清官，博得傅子清的好感。

如果自己現在動手，傅子清一定會第一個站出來反對，反而會被那群敗類利用。若要一清吏政，必須先雪藏傅子清，讓他無暇插手干預，而他自己，對這幾年的僵硬關係也已忍到了極限，是時候做些改變了……

從太后寢宮出來後，慕無淵想著這幾年發生的一切，只覺得心裡百味雜陳。

那人明明背叛了自己、明明傷害了自己，卻裝出一副全然不知的無辜模樣，總是

那麼淡漠倔強，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裡，那如今自己又為何要替他著想？讓傅子清不能再參與朝政本就是計劃好的事，既然都要做，索性就趁這次機會，磨磨他的銳氣，剝下他高傲的外皮！

「來人！」慕無淵忽然停住腳步，身旁緊隨著的宦官立即跟上，低頭應聲。
「朕要送一份厚禮給太師，去替朕準備一下！」慕無淵冷冷的命令，眼裡，閃爍著邪魅的光芒。

收到這份大禮的時候，傅子清有些受寵若驚，急忙轉身問送禮來的侍衛，「這些都是陛下送來的？」

「呵呵，不是陛下下旨，難道是在下給太師大人行賄來了嗎？」侍衛邊說邊命人加快動作，將一盒盒禮物搬進太師府大門，在傅子清眼皮下走了個過場。

「陛下他為何……」傅子清滿肚子疑惑不解。自五年前那件事發生以來，除了朝上形式般的賞賜外，皇上可從來沒有主動賞賜過他什麼，然而這次卻一下送了這麼多禮，他怎能不疑心？

「陛下知道太師染病，特意命人挑了人參雪蓮之類的補品，看……」那侍衛隨手拿起一個盒子，微笑著說道：「這可是言王進貢給陛下的千年雪參，全天下不超過五枝，這等珍品都送給了太師，可見陛下對您的敬重啊！」

「微臣有愧皇恩，不敢當！」傅子清稍稍紅了臉，低聲謙道，心裡卻有些欣慰。看來在皇上的眼裡，他畢竟還是當朝重臣，又身為帝師，就算皇上再不樂意，也還是要顧及自己的地位和身份，知道兩人之間不便君臣相鬥。

其實自己也並非想要以重臣自居，逼他行事，這全都是為了多年的知己柳書湘，當然，也是為了防止剛親政的皇上走錯一步。

「還有個好消息，陛下特命小的轉告，陛下再三斟酌後，覺得太師所言有理，便叫人放了柳大人，此時柳大人也許已經回府了……」

「當真？」聽侍衛這麼一說，傅子清雙眼一亮，神色激動，「書湘他……已經沒事了嗎？」

「太師和柳大人感情深厚，可比管鮑！大人請放心，柳大人是小的親自送出宮門外的，不會有差池！」侍衛安慰著，旋即又笑道：「陛下還說，等忙完朝政，會親自登門來拜訪！」

「陛下要來？」傅子清面帶喜色，驚訝不已。

皇帝駕臨臣子府邸，對身為臣子之人而言，是多大的榮耀！

這是否意謂著，那個人已經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，不再與自己鬥氣了？

他們君臣，這口氣已經鬥了五年之久……

傅子清以為慕無淵的示好，代表他們之間化干戈為玉帛的時機到了，卻不料慕無淵的心思根本不若他所想的那樣。

送走了侍衛，傅子清立即命僕人準備好慕無淵喜歡吃的酒菜，甚至親自下廚。五年了，皇上從未踏入過太師府，依稀記得當年年少的他非常喜歡吃自己親自做的紅燒肉，只是過了這麼多年，自己鮮少再下廚，不知道是不是退步了？

第三章

夕陽西下之時，一頂鑾轎在太師府門前落了地。

跟隨著的宦官小心的拉開轎簾，慕無淵便從轎裡走了出來，踏上傅子清事先命人鋪上的紅地氈。

五年了……這座府邸，除了門上匾額從「太傅」變為「太師」外，似乎並沒有其他變化。

未登基前，自己倒是常常出入這裡，有時候甚至留宿府中，也有幸能嚐到那人親自下廚做的菜肴。

那時候的自己覺得幸福莫過於此，生活無憂無慮，以為一切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……

只不過，自從自己登基，那人又娶了妻子後，或許是出於一種抵觸心理，他便故意減少往來的次數，但那人卻毫不在意。

自五年前那件事發生後，自己更是再也沒有踏進這裡，不知道今日這院落是否還和過去一樣，被滿園綠色覆蓋著，充滿了清淡的香氣。

感慨些許後，慕無淵邁步走入太師府，傅子清早已攜家眷跪在一旁接駕。

九五至尊，眾人都低下頭不敢直視聖顏，唯獨傅西寧抬高他驕傲的小腦袋，毫無畏懼的盯著身穿紫色錦袍的男子，臉上並無惶恐之色，倒像是不喜來客的主人，暗藏著一絲不悅。

「哼……」慕無淵低聲冷哼，無視地上的小不點。

傅西寧原本就和他對不上眼，長相也越來越像他討厭的已逝的傅夫人，所以這孩子很難討得他的喜歡。

「眾人都平身吧，朕這趟不過是來與太師敘敘舊，你們該做什麼的，繼續做什麼……太師，還不起來？若是跪出什麼毛病來，太后那邊朕可很難交代！」慕無淵笑道，一邊拉起了傅子清。

傅子清微微一顫，眉頭也稍稍皺了起來。看樣子，皇上忽然無由來的示好，只不過是太后的示意。

那被自己破壞掉的師徒之情，真的再也沒有辦法恢復了嗎？

「太師？傅太師……」慕無淵察覺到身邊的人似乎走了神，伸出手來在他面前晃了兩下。

傅子清頓時清醒，急忙勉強的笑道：「晚宴早已備好，陛下，請。」

傅子清將慕無淵領入後花園裡，過去師徒兩人經常在這一邊賞月，一邊吟詩作對，只可惜，今晚，原本皎潔的月光竟被一片烏雲遮住了。

走進園中的紅木亭裡，慕無淵不由得雙眼一亮，亭中紅木桌上，放著幾盤精緻菜肴，每一道都是自己喜歡吃的，色香味俱全，一看就知道是那人精心料理的。

「呵呵，真難得太師還記得朕的喜好！」摒退一干侍從後，慕無淵先行坐下，接著又笑看著站在一旁的傅子清，「太師不是抱病在床嗎？怎還有這番心思，親自下廚？」

「……微臣不過是想聊表心意，只是這麼多年不曾再下過廚，也不知手藝變了

沒……」傅子清有些羞慚的低下頭。沒有人知道，堂堂的太師居然有一陣子瘋狂沉迷於這些家務瑣事，那時候差點被妻子笑話死。

也沒有人知道，自己之所以如此精通廚藝，只因為面前這人當年吃不慣宮裡的菜……

慕無淵此時反而放開君王架子，拉著傅子清坐下來，還和過去一樣，隨手夾了一筷子菜，放到嘴裡咀嚼起來。

「唔！不錯！太師的手藝可沒退步半分。」

看著面前的帝王露出與孩提時同樣的神色，傅子清微微一笑，心裡生起淡淡的滿足。

不管他是為了誰的命令而來，君臣兩人能夠同桌吃飯，已是這麼多年來兩人靠得最近的距離。

望著對方的笑顏，慕無淵有些發怔，忍不住想起了當年的事情，「如果不是當年……」

如果不是當年發生了那件事，這美麗的笑容原本應該一直屬於自己，而不是只在回憶之中。

「陛下，微臣也知當年所為太過殘忍，活活拆散了一對有情人……」傅子清臉上，漸漸的又被愁容佔據。

不，並非如此！慕無淵很想大聲說出自己心底最真實的想法。比起失去樂青兒，他更痛心的是他的冷漠，和他的背叛！

「臣或許也因此遭到天譴，所以，婉柔才會那麼早離開臣身邊……」傅子清憂傷的說，卻未察覺到原本已經有所動容的慕無淵聽了他這話後，又一次冷下了臉。趙婉柔那個女人究竟有什麼好！這麼多年了，自己都幾乎快要忘記樂青兒的時候，傅子清卻還牢記著那女人！難道那個女人生著的時候佔著他的心，死了之後還能繼續獨佔，讓他騰不出一點位置給自己？

自己當真沒有辦法進入他的內心？那樣的話，還不如強行將他束縛在自己身邊，用各種手段逼迫他、強佔他……

傅子清體會不到慕無淵的心思，依舊撩撥著帝王的暗火，「她離去時，臣才感受到當年陛下所受的痛苦……陛下，其實樂青兒他根本就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慕無淵忽然將手中的筷子狠狠拍在桌上，嚇得傅子清一愣，甚至忘記跪下請求寬恕。

「太師是不是覺得有太后為你撐腰，就可以不把朕放在眼裡？在朕面前肆無忌憚、口出狂言？」慕無淵冷冷說道。

這時候，傅子清方才反應過來，倉卒的離開桌子，跪在慕無淵身邊，顫抖著答道：「微臣不敢！」

「不敢？你又豈會不知，自從那年後，『樂青兒』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朕的忌諱了？」慕無淵側過身來，雙眼睜起，微微放著寒光，讓傅子清大氣也不敢出，只能將頭垂得更低。

他沒料到，時隔這麼久，那個孩子對皇上竟還有這麼大的影響力……

「給朕抬起頭，看著朕回答！」慕無淵伸手挑起對方的下巴，手指在那光滑柔嫩的肌膚上拂過，心裡不由得一動。

「陛下，微臣不過是盡本份，阻止陛下走上歪路，雖然深知愧對陛下信賴，但微臣至今……從未後悔過！」雖然有些害怕慕無淵此刻的氣勢和眼神，但傅子清骨子裡就有一股不恃強權的傲氣和絕不妥協的倔強，仰著頭，絲毫不退讓的盯著年輕帝王，卻並未察覺到對方雙眸裡閃爍著的是另一種情緒。

「好一個從未後悔過！」慕無淵冷冷一笑，一把將對方瘦弱的身子拉扯到自己的面前，附耳低聲道：「朕可是有千百種方式讓你為今日之愚行後悔，太師……」一邊說著，那隻原本制著對方下巴的手，卻向下摸上傅子清的脖子，在他突起的喉結上輕輕的磨蹭了兩下。

「你可要做好心理準備，太師，朕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你……」他低下頭，濕潤的舌尖輕輕撩過傅子清的耳郭，嚇得他僵住了身子。

「陛……陛下？」傅子清的耳根頓時紅了起來，身子下意識想朝後退去，雙手抵在胸前，意欲推開糾纏著自己的慕無淵。

但慕無淵的力氣明顯超過他這個文弱書生，兩人這麼一拉一扯，紛紛跌坐在地上，而慕無淵則順勢將那人壓制在自己身下。

「太師，你素來驕傲得很，也重視對妻子的忠貞……如果朕將這兩樣東西都從你身上奪走的話，你就會瞭解當年朕被你奪走最重要的東西時有多痛苦！」慕無淵冷笑著，而後低頭堵住想要張口呼救的唇。

「唔……」傅子清羞紅了臉頰，憤怒不已的瞪著慕無淵，雙手使勁反抗，卻怎麼也逃不開對方的箝制，「放……放開……」

手使不上力氣，他只得亂蹬著雙腳，不巧一腳踢在桌腳上。

桌面立即搖晃起來，桌上的白玉酒壺也順勢跌落，在地上摔了個四分五裂。

「別掙扎，太師，其實男人和男人也可以，你只不過是沒試過……」慕無淵一邊欣賞著對方因惱怒而羞紅的臉，一邊繼續撩撥著他的怒火，「說不定試了後，你會喜歡上這種感覺，被朕佔有、被朕玩弄……」

「不！」傅子清無法相信慕無淵對自己所做的事情。自己至少也是他名義上的老師，這分明是……離經叛道之事啊！

「要與不要，不是你說了算！朕身為帝王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……太師不是什麼都說是為了朕著想？那……朕現在想要，太師豈能推辭？」慕無淵張狂的挑逗著傅子清的唇舌，說著霸道邪佞的話語，手也漸漸朝下摸去，臉上洋溢著莫名的興奮。

阻止他！必須阻止他！傅子清驚恐的看著壓在自己身上的，那名叫做慕無淵的陌生男子……他不是自己認識的慕無淵！

手在地上摸著，慌亂之間，他很快就握住利器一方才摔碎的酒壺碎片……

「太師，你現在的模樣還真誘人……」慕無淵笑道，接著低頭咬住了對方的脖子，手指同時探入他的衣襟。

「不要！」傅子清大喝一聲，下意識揮出手裡的利器，在自己和慕無淵之間劃出

一道血痕。

「唔……」慕無淵感覺到手背上傳來的陣痛，立即鬆開對方，按住自己的手，可是血卻止不住的流淌下來，落在地上，濺出點點嫣紅。

傅子清「啊」的一聲丟了利器，意識到自己可能犯了大罪，哆嗦著跪在慕無淵面前，「陛下恕罪！」

「傅子清！」慕無淵瞪圓了雙眼，一臉佯怒，「你好大的膽子！」

這句話猶如一聲口令，守在園外的侍衛聽見後，一下子湧入，「陛下！」

見皇上捂著的手血流不已，侍衛統領大驚失色，急忙帶人衝上前來，將「犯人」制住。

只是……這位犯人驚魂未定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蓄意傷害皇上，反而像是被皇上給刺激到了。

「陛下……你，你沒事吧？微臣……微臣罪該萬死！」傅子清已經完全亂了方寸，他最先擔心的卻並非自己的性命安危，而是那個被自己所傷的人。

他怎麼會……竟然會對皇上動手？他怎麼會犯下如此大不敬之罪？

慕無淵控制住手上的傷後，稍稍頓了頓，在心底做了一番小小的掙扎。

為什麼他會流露出這樣的表情？不急做解釋，反而為自己的傷而焦急，這樣讓他如何繼續下去？

「陛下？這……」侍衛統領知道太師並非有意傷了君主，一時間左右為難，只能眼巴巴的盯著皇上，等候著他的命令。

慕無淵沉默了片刻，雙眼直勾勾的看著面前急得如熱鍋上螞蟻的人，最後竟然冷冷的開了口，「太師傅子清居心叵測，竟然手持利器刺傷朕，朕懷疑其早有謀逆造反之心！吳統領，你要好好搜查這座府邸！把那些見不得人的罪證給朕找出來！」

「陛下！」傅子清猛地抬起頭，不敢置信的望著面前的男子，臉色頓時一片慘白。他剛剛說什麼？居心叵測？謀逆造反？他是在說自己嗎？

「被朕戳穿了真面目，居然還敢傷朕，傅子清，你可真夠放肆！」慕無淵伸出血淋淋的手，面無表情的控訴著，可是他的心卻在看見對方的臉色後猛地抽痛了起來。

自己真是冷血無情，竟然將他逼迫到這種絕境上……

「陛下，你……」聽著慕無淵的指控，傅子清神色一滯，心在崩潰。

自己傷了帝王是事實，但若要問起原因，他又怎能開口說是為了抵抗皇上的輕薄？一旦將剛才之事宣揚出去，被毀掉的，絕對不只他傅子清一人……

欺師滅祖、大逆不道……就算慕無淵是君臨天下的帝王，也難逃天下人的指責。他也算到了自己絕不可能將這種事說出來辯解，所以才故意引誘自己犯下此等大錯嗎？好狠的心……他真的一點過去的情面都不顧了嗎？

「還不將此等逆臣拿下？」慕無淵一聲令下，吳統領只得上前將傅子清綑縛起來，並派人搜索太師府，沒多久就有人送上幾封書信。

「陛下，這……似乎是與南蠻國的……」遞交書信的侍衛不敢抬頭看傅子清的臉

色，顫抖著將信遞交到慕無淵手裡。

「這，這是栽贓！臣冤枉！陛下！這是小人栽贓陷害！」傅子清一聽侍衛這麼說，心裡一驚，他沒料到事情會變得這麼棘手。

誤傷帝王，他的確做了，也認了，就算如此，只要太后稍微周旋一下，還是可以從輕發落。但這勾結外族、私通信件，可是欺君叛國的重罪，他一生忠君事國，怎麼可以被扣上這麼個罪名！

一旦被定罪，那便是幾輩子都無法洗脫的汙名！

「哼！到底有沒有，一審就知道了，將他押入大牢！」慕無淵扭過頭去，不敢再看傅子清的臉。

他也在害怕，害怕自己一個不忍心錯過這次機會，也害怕自己這一陣子日日夜夜都會記得這人悲傷絕望的表情。

這對他而言，不啻是一種折磨……

「陛下！陛下！」傅子清大聲叫喚著，但聲音漸漸遠去，最後消失在了庭園裡。慕無淵這才回過頭，手中緊緊捏著那份書信，臉色陰沉可怕。

「陛下……」吳統領想開口替傅子清求情，卻被皇上一張臭臉給堵住聲音。

這一次，怕是陛下下定決心要整治太師，自己哪來這個份量去替太師求情？還不如回宮後再找其他大人另做打算……

「擺駕回宮！」慕無淵冷冷喝道，剛走出一步，卻又忽然停下腳步，對著吳統領說道：「除了太后和柳書湘，此事不可再洩露半點風聲！否則……」

「是……屬下明白！」吳統領猜不透聖意，只能低頭領命。

不過片刻，傅子清便被押入陰冷幽暗的天牢。

一路過來，寒冷的濕氣讓他清醒許多，也想到這並不是什麼小人陷害……

再厲害的賊子也不可能算好皇上來自家府邸的時機，用贓物嫁禍自己。

這怕是一場帝王的遊戲，那些罪證或許是隨著皇上稍早的禮品一起送來的，只不過自己太過信任他，沒料到他居然會陷害自己。

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？將那洗不清的汙穢灑在自己原本清白的身體上，汙了自己的名聲對他而言，又有什麼好處？

太師，你素來驕傲得很，也重視對妻子的忠貞……如果朕將這兩樣東西都從你身上奪走的話，你就會瞭解當年朕被你奪走最重要的東西時有多麼痛苦！

忽然想起慕無淵方才說的話，傅子清想哭，卻哭不出來，只能不斷的苦笑。

實在是太好笑了……自己一心為君，卻換來那人一輩子的仇恨，如果是這樣，當初便該聽從姊姊的勸告，趁著還能抽身時離開朝廷，今日便不用受這番欺辱。

只是那時候，那孩子還需要自己，而今，他卻將自己當成枷鎖，恨不得將自己打破碾碎！

「進去吧！」牢頭打開最後一間牢房的大門，將傅子清帶了進去。

傅子清原本已經沒什麼力氣去掙扎，但在進入牢房裡，看清了和自己關押一室的人的臉後，立刻驚呼起來，「我不要留在這裡，給我換一間！」

牢頭無奈的搖搖頭，「太師，這是陛下的命令，請大人不要為難小人！」

說著便將他推入牢房，而後鎖上門，領著獄卒轉身離去，「等等！別走！給我換了牢房再走！」傅子清趴在門上大聲呼喚著，可是獄卒們卻當做沒聽見一般，很快就消失在走道盡頭。

「等等啊！」傅子清有些著急，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做？將自己與這貪官關在一起，分明是想玷污自己的名節！

「太師大人何必浪費口水？沒聽見嗎，這是陛下的旨意！」夏靖宇從草鋪上爬了起來，面帶微笑的走向傅子清。

「夏靖宇，你我非同道中人，傅某豈敢與你共處一室！」傅子清回過身，冷冷說道，用一股無形的魄力抵擋對方無禮的靠近。

「哦？太師可真有意思，你在朝為官，我也在朝為官，現在我坐了牢，而你也同樣身陷囹圄，說出來，我們倆又有什麼不同？」夏靖宇嘿嘿一笑，看著對方氣得發顫，更是有意要譏諷這位向來看不起自己的太師。

「傅某向來為國為民，忠心一片，天地可鑒！這回不過是遭人陷害，又豈能與你相提並論？」傅子清眉頭緊蹙，原本清秀的臉上佈滿陰雲。

「哈哈！我看太師還沒看清局勢吧？」夏靖宇不由得狂笑，指向了自己，「若我說我也是被陷害的呢？口說無憑吧？太師以為自己逃得掉嗎？我若喊冤，或許不出一日就能踏出這牢籠，可是太師大人你捫心自問，你若喊冤，誰會應你？能將你陷害到入獄的人，怕是誰都得罪不起吧？」

「你……」傅子清一頓，臉上失了血色，身子一晃，竟然跌坐下來。

「太師？你不要緊吧？」夏靖宇雖然有意嘲弄，但見他真的被自己一番言語氣得倒下，心裡也有些慌張，急忙過來攬扶，卻被傅子清冷冷的甩開手臂。

「不用你管……」傅子清捂著嘴，堵住喉嚨裡湧上來的一股血腥味，憋紅了雙眼。正如夏靖宇所言，自己位極人臣，能夠左右自己生死的只有慕無淵一人，能夠這般折磨羞辱自己的也只有他……

可是他卻唯獨無法接受來自那人的傷害，因為自己為他付出了一切啊！

「為什麼要這樣對我……我到底做錯什麼？為何要這樣……」傅子清緩緩的將腦袋埋進屈起雙膝裡，痛苦的嗚咽著，聲音沙啞低沉。

「喂！傅大人？」夏靖宇在一旁有些手忙腳亂，不知該如何安慰面前這看似堅強，實際上卻比任何人都脆弱的太師。

他心裡明白，雖然傅子清為人倔強古板了些，但所作所為無不是為了皇上和黎民百姓，赤膽忠心卻被帝王這樣對待，他怎能不傷心欲絕？

這麼一想，連身為心腹的夏靖宇都有些質疑起皇上的作為……會不會太過份了點？